

小说十五家

X I A O X I A O S H U O S H I W U J I A

马明博 高海涛 / 主编
毕淑敏 阿成 / 等著

小说

毕淑敏小说

阿成小说

陈毓小说

刘卫小说 蔡楠小说

海飞小说 申永霞小说

珠晶小说 林夕小说

刘国芳小说

叶倾城小说

腾刚小说

高海涛小说 于德北小说

宗利华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十五家

X I A O X I A O S H U O S H I W U J I A

马明博 高海涛 / 主编

毕淑敏 阿成 /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小说十五家 / 马明博 高海涛主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113-1

I. 小... II. 马... 高... III. 小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24621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6千字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9.00元

岛上对话Ⅱ

(代序)

岛：一座虚拟的岛，互联网某聊天室

对话者：刘雁(以下简称“刘”)

马明博(以下简称“马”)

马：三年前，我们就“新散文十五家”对过一次话。这次对话，围绕小小说展开。

刘：散文与小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虽然同为文学作品，它们所涉及到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是不同。比如说，散文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心灵，虽然散文也有虚构；但是小小说更接近真实的生活，虽然它可能本身就是虚构的。

马：可能正是因为接近于真实的生活，一些小小说作家经常对我说小小说“比故事有品位；比散文有情节；比时尚文字有深度”。

刘：如果把小说艺术看作一个人的话，头颅犹如作家的思想，服饰犹如作家的表现技巧，而支撑这个身体的骨骼，是作家所经历、体验、经验、想象到的生活。

经历,体验,经验,想象

马:人在生活中的经历、体验、经验、想象,在佛教中称为“觉受”。对于小说家,一生的财富,就是觉受。依恋、疼痛、恶心、嫉妒、愤怒、惊怖、色彩、风景、气味……一生的喧嚣,转瞬就灰飞烟灭了,人能够借助文字,把这些觉受细致地记录下来。

刘:觉受,这个词很好。经历与体验不一样,经历,观察者可以站在事件之外。比如,上班的路上,观察者目击了一场车祸,但是他站在事故之外。体验则是置身其中。经历、体验与经验又不一样,比如,我们从一篇小说作品中读到了一场车祸,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是他人的讲述中获取的。想象,是没有经历、也没有体验、更不能通过经验来验证的一种虚拟的存在。

马:你说的很具体,很形象。我觉得,从经验论的角度上说,阅读带给人的就是经验,人生的经验。

刘:从认知心理的角度上说,阅读带来人生经验,没有问题。但是从艺术表现上,仅仅是经验还不够。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是存在技术性手段的。比如夸张、变形、重复等等。当然,还有偶然性。公式化的想法,不适合于小小说创作。

作家在写作的一开始无法把主题戏剧化,如果非要按欧·亨利式巧妙的结构来写,很可能被局限住。作为语言的艺术,小小说的创作,好比按照常规在一张白纸上做画,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主题思想画上,要在绘画的过程中,慢慢地渲染。

细节可以抚摸

马:通过语言的渲染,小小说依赖细节,成就了一篇精美的艺术品。

刘:在编辑过程中,审读这些稿子时,有许多作品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刘卫的《闪光的母爱》里,一个被车撞成植物人的母亲,看到刚引产下来的儿子,胸前濡湿一片,有乳汁分泌,她一直用母乳喂养这个孩子,“三个月后,又一次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她终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感人的细节真实存在,反差强烈,让人震撼。

马:还有一种细节不容易忽略,那就是想象中的细节。

刘:想象构建的细节,给人另一种怪异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生活给的,是纯粹艺术所带来的。

如蔡楠《脸》中,不同的脸皮有着不同的感觉;如陈毓《我只想看看你城市的模样》中,那座不停飘雪的城市;……真实存在,似梦如幻,读后让人产生飞翔的感觉。

成功的细节,就是这样,能够让人品味,让人回味,让人抚摸。

马:细节可以让人抚摸?

刘:这是一个比喻。纳博科夫说过:好的小说家创造的细节是可以抚摸的。

通过细节,作家完成对时光的微妙刻画,把具象转化成文字,使得文字具有了物质般的品质,坚硬如金石,细腻如丝绒。好的细节是有质感的。

短,更注重技巧

马:小小说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有质感的细节,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刘:如今,报刊、网络、电视,使得人们日常的阅读量增加了,而阅读的时间无法延长。在有限的时间内,篇幅短,完整的、动人的故事,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这一点,为小小说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在报刊上,小小说是非常受人关注的。

马:说起“短”这个特点,让我想起练武术。在我的故乡河北沧州,自古以来,民间尚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讲套路,从起式,长拳、炮锤、踢腿……到收式,严丝合缝。如同小小说写作的结构,是另一种形式的起承转合。讲器械,刀、枪、剑、斧、棒、棍……对打之中,老武师经常强调“一寸短,一寸险”。短兵器较之长兵器,难度更大。

刘:一个作家的能力正是体现在他对细节安排的次序上。因为安排次序本身就是虚构的能力,一个故事的信息和意义本身就在细节的次序上。相对于较长篇幅的写作来说,小小说因为短,更要注重技巧。

新鲜感与私人感觉领域

马:写作优秀的小说作品,首先要考虑技巧吗?

刘:不是。小小说首先考虑的是题材,因为它无法把一个巨大的主题压缩到一两千字内。那好比把一头鲸鱼硬塞进一只皮鞋。但是,小小说可以截取某个巨大主题过程中的一个

片断。优秀的小小说是一个生活场景设计。暗箱正关闭着,请密切注意细节,在你开始阅读的那一刹那,整个场景在你眼前戏剧般地展开了。

小小说通过倒叙、幽默、夸张、变形等手段,经常带着某种寓意、美感或紧张气氛打开或结束一个情节。无论小说的情节采用哪种结构,它都必须要在完成写作若干月或若干年内,作品仍能保持着新鲜。

马:要保持作品的新鲜,是一件很难的事。

刘:所以要突出技巧。同时,每个人的人生体验是不一样的,优秀的作家紧紧抓住的就是个人对时代、社会、生活的感觉,并且每个人都有他人体验不到的一块私人感觉领域。

别忘了,生活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库。

生活不会没有故事

马:是啊,生活本身充满了故事。而优秀的小小说能够打动人的情感,让人看了之后难以忘却。

刘:这是因为情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优秀的小说,能够让其中的人物活起来,并以自己的特色,生动地直接开口说话,从而把读者带入作家蓄意设置的情节中,热泪盈眶地走向结局。

比如林夕的《情人的时间价值》,就是从痛苦中捕捉到的诗意。她是他的情人,一开始她就知道他有家室,她分享着男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带来的精神愉悦。有一天,她来到了他的家,他边进门边摘手腕上的那块表。看到这个摘表的动作,她感到很陌生。她意识到,他去她那里是从来不摘表的。

她感到酸楚,他到家里是没有时间的,而到自己那里却是有时间的。

马:这就是细节的力量。精致如一枚胸针,别在正装的纽扣儿旁边。

刘:生活不会没有故事,关键是作家的眼睛是否能够发现,并且通过文字,把那闪光的点表达出来。

审读中,我发现,阿成的语言很具东北三省的地域性,民间性,清新、干练、明快,他刻划出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有东北人的性情;申永霞的文字里有一种袅袅的感伤,像远山的雾,是一种隐隐的痛;刘国芳很擅于为读者创造一个美境,给平淡如水的生活放入几片闪烁着浪漫之光的茶叶;滕刚的结构、海飞的飘逸、宗利华的沉实、于德北的空灵、叶倾城的痛楚、珠晶的诗意、高海涛的突兀……让小小小说的“万花筒”旋转起来,在有限的篇幅里体现了无限的可能。

马:你的话让我想起了李敬泽在网易上的一个对话,关于中国当代新锐作家排行榜的,他说:“真正说我要写世界,我要全部进入这个世界,有这个态度的作家很少。”有些写作者太注重自我,而忽略了身边他人的生活。

刘:同时,也忽略了他人的阅读感受。

马:小小小说作家犹如掌勺的大师傅。不同地域的名吃,比如天津的狗不理、北京的烤鸭、南京的盐水鸭、成都的水煮鱼、西安的羊肉泡馍、新疆的手抓羊肉、东北的乱炖……虽然地域不同,特色不一,关键是让人吃了觉得有味道。人们能够品味出的,是小吃的味道。至于制作工艺、配料、成品前的艰辛,是品不出来的。

刘:小小小说理论之一,就是“露出冰山一角”。娱乐时代,

读者要求他所读到的,是新鲜的。小小说作家必须想办法通过这冰山一角,唤发出读者的好奇心,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也要给读者提供阅读后的乐趣,能够让读者去继续想象。

马:在编选这十五位作家的稿件时,我也感受到,这些作品演绎着生活中多姿多彩的情爱故事,质朴、单纯、极具亲和力,文字中充满理性思考、艺术趣味,能够让读者产生阅读的欲望。

假如让你去一座孤岛,只允许带一本书……

刘:有一个虚拟的问题。有人请你到一座风光秀美的海上孤岛度假半年。在这座孤岛上,你衣食无忧,生活富足。但很遗憾,那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与你交流。为保证你享有充实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你会带哪一本书?

马:只允许带一本?

刘:对。

马:这对我不公平。你知道,我喜欢哲学,喜欢艺术,喜欢禅学,喜欢……

刘:打住。正是因为知道人们喜欢的事物太多,所以才只许带一本书。

马:如果这本《小小说十五家》在我去之前出版了,我宁可带这本书。

刘:为什么?

马:刚才咱们聊到了,这十五位作家犹如不同菜系的“高段位”的厨师。如果带这本书去,我能够享受的,岂不是一桌丰盛的满汉全席?

目录

岛上对话Ⅱ(代序)	阿成小小说
毕淑敏小小说	001
	024
陈毓小小说	043
	063
蔡楠小小说	
海飞小小说	080
林夕小小说	097
	114
刘国芳小小说	

申永霞小小说	138	刘卫小小说
叶倾城小小说	157	滕刚小小说
高海涛小小说	175	于德北小小说
	193	
	213	
	232	
	247	珠晶小小说
宗利华小小说	268	

阿成小小说

【作者简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地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曾出版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9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一曼女士》获鲁迅文学奖1995—199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

【创作观】

短篇小说跟小小说,是一脉的东西,严格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大的区别。都不是宏大叙事,不是铺张的叙事。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轻松,很宽泛,很从容,但事实上都是一个有限定的世界,像古诗宋词一样,也是带着镣铐跳舞。都要在公认的数字上,完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完成一个完整的情感宣泄,完成一个完整的思考。小小说的限定比短篇小说还要严格一些,这个严格的限定本身,就是小小说的魅力。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不读长篇小说,不读中短篇小说,而是在读小小说。他们并不爱好文学,读小小说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方式。

小小说在题材方面是宽泛的,往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小事,倒成为小小说的绝佳题材。小小说是苍蝇的眼睛,关注的是六维空间。

【作品目录】

暗示 / 夜话 / 仇恨 / 茶客 / 老曹 / 鸟肉馅的饺子

暗 示

教堂作废之后,教堂后面的那幢忏悔室,成了老梅的房子。

老梅的女人,是俄国人。

老梅的俄国妻子同中国女人一样,除了面孔是俄国式的,其他同中国人都一模一样。她能说一口地道的汉语。她只有同俄国朋友聊天儿时,才说俄语。邻居们也常常是在这种时候才醒悟过来她是俄国人。

老梅的妻子似乎也懒得说俄语了。

他们夫妻在道外区的一个中国式的大杂院里,有一处很大、房间很多的房子。他们和老梅的父母合住,在一起起伙,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的。完全是中国式的。

中国人过日子喜欢热闹,就像阿拉伯人喜欢穿长袍一样。

这样,老梅的那幢忏悔室的房子,没人去住,成了老梅的别墅了。

老梅把这幢房子布置得很雅致,很富于俄国精神——俄国的绘画和玻璃器皿,也的确在欧洲大陆上久享盛名。

在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幢别墅式的房子,曾有过

浪漫的记录。许多朋友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还有节假日,这幢房子里要举办私人舞会,要来十几个朋友,甚至再多一点。男男女女的,打扮得都很绅士,很淑女,状态也颇为开放。当时,流行歌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得很疯狂,大陆人对香港歌星唱的歌曲,也所知甚少(单知道有个邓丽君,知道“美酒加咖啡……”这支歌子)。摇滚乐也刚刚引进来,但还处在初级阶段,许多朋友还跳不好(但也在跳着)。过滤嘴烟也刚刚普及,城市里的西装也刚刚上市——我们称那个年代,是中国的春天。

在老梅忏悔室里跳舞,伴奏的,只是一台老式的手摇唱机,哥伦比亚牌。这台唱机,经过四九年的解放,经过“三反五反”,经过五七年“反右”,经过“三面红旗”,又经过“文革”,是幸存下来的。所使用的唱片也都是老式唱片,其中有旧中国的歌星周璇女士唱的《天涯歌女》,也有几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俄语和日语唱片。当年使用这台哥伦比亚牌手摇唱机,跳舞的男人和女人,大都已经作古了(即便是有零星的人活着,也应该活在风烛残年的风景里了)。这个旧物品,旧艺术,被重新启用,重新歌唱,有心的年轻人还能体验到老一辈人年轻时的那种寻欢作乐的气氛。

在老梅的忏悔室里跳舞的人,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怪可怜的。是由一些右派、建筑工人、菜站挑选蔬菜的女工、司机、食杂店的售货员和剧院里的售票员组成。而且,这些人都很清贫,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前景估计是保守的,有分寸的。总而言之,是这些人都想往文明的生活,追求某种高雅的情调,才从四面八方聚到老梅的这个忏悔室,在老式乐曲的伴奏下

翩翩起舞的。

开始,大家都不怎么会跳。有一对老夫妻是跳交际舞的高手,男人是一家冰棍厂的技师,他女人的形象有点像职业舞蹈家,是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员。他们跳得非常之好,行云流水一般,探戈、伦巴、狐步舞,各种花步,让人目不暇接。由他们夫妇教这些人跳舞,这对夫妇非常负责,非常热心,所有的人都虚心地跟他们学习。

新时期第一代跳舞人就这样诞生了。

老梅是这幢忏悔室的主人,大家对他的尊敬是自不待说的。老梅本人也风度翩翩,精力充沛。他乐于举办这种舞会,乐意同参加舞会的女士们谈笑风生。他认为这是一种体面的享受。

凡来这里跳舞的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节日的盛典一样。

大家在哥伦比亚牌手摇唱机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的情景,回忆起来,让人热泪盈眶。

我很难说清楚,他们当中的哪一个男人,或者哪一个女人,应当是我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坦率地说也都有一段浪漫的经历。他们对自己这种出格的经历也并不避讳。是老梅的这幢忏悔室,使他们梦幻的青春年华变得绚丽多姿。

.....

每当我坐在沙发上,吸着烟,悠悠地回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总要陷进某种困惑当中,为什么这些舞男舞女没有一对结成美满姻缘的呢?

十几年过去,这些男人和女人都老了,青春离开了他们,

往日的激情与憧憬,也被岁月之风吹干了,使他们失去了往昔的浪漫。偶然在街上看见他们,陌生得如有隔世之感了。

在款款升腾的烟雾中,我兀然明白了,当年这些舞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的开放,怎样的浪漫,但他们的骨子里是保守的,传统的。他们并没有把那幢忏悔室里发生的一切,看成是后半生可以信赖的生活。

这是一种暗示,是上一代人的命呵!